

每年6月底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的日子,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在相处了四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,各奔东西。“今天我们桃李芬芳,明天是国家的栋梁”。结束学业的学子们将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,开始一段新的人生。

2008年是特殊的一年,汶川大地震,使得灾区的很多家庭因房屋被毁、亲人遇难变得支离破碎,来自灾区的大学生们的内心也受到极大的创伤。来自灾区的2008届毕业生,在面临就业的关口,更是经历了艰难的选择:回家,还是在外地寻求更好的发展?这是每一个来自灾区的学生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日前,快报记者走访、电话连线了几位川籍大学生,已经作出决定的他们向记者坦露了自己的心迹。



地震灾区应届毕业生赴京就业 本报传真图片

■特写

为了告别的聚会

这是一个毕业前的老乡聚会,成箱的啤酒增添了狂欢的意味,但每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沉重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即将各奔东西,之所以沉重,是因为他们都来自地震的灾区。在他们的心中,自己都是幸存者,但以这样的方式幸存却又有别样的苦楚。

王珍妮是在6月7日接到老乡的通知,“明天晚上有时间吗?我们为师哥师姐送送行。”打来电话的是南京农业大学大三的一名学生,四川绵阳人。王珍妮是南京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的应届毕业生,绵阳人。在原来的计划中,6月8日的晚上王珍妮是要看书的,她忙着公务员的考试。但她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聚会的地点选在了校门口的一家东北菜馆——东北飘香院。四川老乡的聚会竟然选择了一家东北餐馆,这让王珍妮很新奇,“就是要让你们新奇一下。”组织者笑着说道。

傍晚6点,王珍妮很准时地来到了饭店,20多个参与者中,王珍妮大部分都认识,他们已经聚会过不止一次了,但真正的毕业生只有八九个。包厢的墙角处堆了两箱啤酒,平添了几许狂欢的味道,但他们的脸上,却没有狂欢的喜悦。

在来之前,王珍妮就知道,在这次的聚会中,有一个词千万不能提,那就是“地震”。他们的一个老乡在地震中失去了父亲,他们不希望在这样的场合还让他伤心。

酒于是成了最主要的媒介,20多个人分成了两桌,其中男生又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以上。王珍妮也喝了一点酒,但很少,她不会喝,在记忆中,这应该是她第一次喝酒,酸溜溜的味道让她直皱眉,但这样的味道足以让她保留一辈子的记忆了。

果然,在这次持续了近4个小时的聚会中,所有的人都没有提到地震,电视也关了,不希望看到地震的画面,这一切,只是不希望其中的一个人伤心。王珍妮记得,在这次聚会中,更多的程式是学弟学妹向即将毕业的“前辈”敬酒。而毕业的人则聚在一起,讨论着未来的去向。有些人选择留在了南京,有的则希望回到家乡。

临近结束的时候,有的人突然哭了起来,因为屋外突然传来了《生死不离》的音乐声:“无论你在哪里,我都要找到你。你的呼唤刻在我的血液里……”泪眼婆娑中,王珍妮看见许多只酒杯举了过来,“我们还会相见的,再见!”

快报记者 朱俊

非常毕业

被地震改变和不可改变的川籍学子的人生“拐点”

地震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

康小军
四川省安县人
南京农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学士

23岁的康小军是南京农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,四川安县人。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时,他正在教室里看书。半个小时后,他接到同学电话,“四川地震了,听说在汶川。”汶川离自己家很近。他拿起手机拨打家里的电话,总是忙音。他赶紧上网,当看到“汶川发生7.8级地震”时,整个心都凉了,他担心父母,更担心已经77岁的爷爷。他从小是由爷爷带大的,跟爷爷特别亲。

电话无法拨通。他想出了一个办法,给所有在安县的亲戚发短信:“汶川地震,家里还好吗?你们平安吗?收到短信快快告诉我!”20分钟后,手机的短信提示音终于响起,“家没了,但人平安。”是表妹

发来的。康小军决定回去看看,但下午5点,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。在安县安昌镇政府上班的父亲否决了他的想法:“我们现在都很好,爷爷身体也很好,你回来反而添乱,好好上课吧,马上就要毕业了!”

康小军只好留在了南京,忙着毕业的事情。“我要回去工作。”康小军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,他已经在南京找到了工作,一五星级酒店有意让他去,就等着签订合同上班了,但他强烈地希望能够回到父母的身边。他打了个电话给酒店的人事主管,告诉了他自己的决定。

6月26日下午,康小军拖着行李,回到了安县。虽然他在电视里多次看到了家乡的惨状,但回去之后,还是忍不住落泪。半年没见的父母和爷爷,都黑瘦了许多。

那一夜,康小军睡在了帐篷里,偶尔的余震和无处不在的蚊虫让他时不时从睡梦中醒来,但是看着身边熟睡的亲人,他还是感觉到了满足。他睁开眼睛,望着帐篷外面的星星,计划着自己的未来。

侯江在江油的房子是在5月16日的余震中完全倒塌的。6.1级的余震让两位老人有家归不得。当时侯江正在

考家乡的公务员 努力撑起一个家

王珍妮
四川省绵阳人
南京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学士

23岁的王珍妮是南京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的学生,绵阳人,今年毕业。为了备战公务员考试,今年的寒假过后,王珍妮就留在绵阳学习,准备考试。

王珍妮的父母下岗多年,家境不好,她一直想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来支撑起这个家。5月12日,离开考还有6天,地震来了,王珍妮在培训中心参加考前培训,大楼猛烈地摇晃起来,王珍妮随众人逃出来。

因为地震,四川省的公务员考试无限期推迟。5月20日,王珍妮从绵阳回到南京,准备毕业的事情。6月26日,简单整理了行装之后,王珍妮又回到了绵阳的家。

想帮助家乡父老 重建心理家园

夏春
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人
南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博士

5月12日那天,夏春正准备博士论文答辩。直到第二个同学告诉他地震的消息,他才回过神来。中江到震中汶川,直线距离100多公里,夏春的心悬了起来。

一直到傍晚,家里的固定电话才接通。电话里,母亲只说了三句话:“我们正在撤离,马上就要走了,家里没人受伤。”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。

随后几天,夏春天天看电视,一有余震的消息心就会揪起来。夏春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。因为余震不断发生,没人敢住在家里。父母晚上住在彩条布搭起的帐篷里,白天有时回家拿东西,电话打得巧的话,会有人接。

夏春的家受灾并不严

重,倒了两间房,家里人没事。他的亲戚大部分在绵阳,都幸运地逃过了灾难。绵阳的堂哥,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,就参加了北川的救援。电话里,堂哥告诉他,面对北川的惨状,即便内心再坚强的男人,到了这里也会多少有些心理问题。

夏春主修心理学,他当然明白,如此巨大的灾难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心理问题。

4月份的时候,夏春在安徽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。学校分了两间房,夏春想把父母接过来住,可父母不愿意。地震后,夏春再次提出这样的想法,父母还是拒绝了。“我可以理解他们对老家的依恋。去年我也想过回四川找工作的,只是没找到合适的。过几天我要回趟老家,我的导师朱永新在绵阳灾区有个援助项目,我想去绵阳看看,有什么能帮忙的。毕竟,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我想用自己的所学,持续性地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”。

快报记者 朱俊 戎华

侯江:考上律师资格证我就回四川

5月12日地震发生的时候,南京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大四学生侯江正在宿舍睡觉。在重庆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发来的短信吵醒了他。同学说四川地震了。他赶忙起身打开小收音机。当他听到汶川发生7.8级地震时,一下子蒙了。他知道唐山大地震也不过7.8级,而江油离汶川很近。他拿起手机给家里的爷爷奶奶打电话,不通。他又给嫁到成都的姐姐打电话,还是不通。他一下子紧张起来,觉得血往头上涌。他赶到学校附近的网吧,看最近的信息,一边看,一边继续打电话。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,给爷爷的电话才打

通。73岁的爷爷告诉孙子,家里的房子摇得很厉害,瓦都掀掉了,一堵墙也倒了。爷爷说他和奶奶都没大碍,只是轻伤,目前和邻居住在一块空地上,他让侯江放心。挂了电话后,侯江立即打电话给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报平安。父母急得都要哭出来,说想回去。侯江安慰他们说,目前通往江油的宝成铁路已经断了,想回去也不可能。他让父母不要着急,有消息他会及时告诉他们。

侯江家在江油的房子是在5月16日的余震中完全倒塌的。6.1级的余震让两位老人有家归不得。当时侯江正在

准备毕业论文,一时间全没了心思。身在老家的叔叔在电话里反倒安慰侯江:爷爷奶奶都没受伤,村里有粮食,大家会互相照顾的,你们回来也做不了什么。但是侯江转不过弯来,他和同专业的几个川籍同学找到级任老师秦非,说了想回家当志愿者的愿望。秦老师家在西安,家里也在躲地震,他说:你们又没有救灾技能,你们去只能添乱。他说大家都在写论文,时间都很紧,还是应该先完成论文。秦老师说他会关注地震信息,及时告诉他们,让他们放心。

侯江的工作去向在4月份就落实了,是无锡一家大型



说起家乡的灾情,侯江黯然神伤。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轻工企业。他现在心里很矛盾,家里情况这么糟,他理应该找一个离家近的单位。学院领导得知他的想法后,多次找他沟通,表示理解他的心情,但是建议他,目前的状况不适合他回去,他回去也插不上手,不如先在这边工作,等情况明

后再作打算。

今年23岁的侯江是腼腆的小伙子,他的愿望是做一个律师,如果可能就做一个大法官,然后再写几本书。他说他想到弱势群体说话,他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孩子被压在教室的废墟下,就觉得辛酸。如果事后那些倒塌的教学楼被证明是豆腐渣工程,就一定要追究那些没良心的人的责任。

7月1日是侯江到无锡报到的日子。学校特许川籍毕业生在到单位报到前一直住在宿舍。“等我考上律师资格证,我就回四川。”和记者告别的时候,侯江对回家还是念念不忘。

快报记者 倪宁宁